



关汉卿名著京剧改编本

竇娥冤

程硯秋演出本

北京宝文堂書店

編輯說明

我國元代偉大的戲劇家關漢卿，是1958年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為了普遍介紹這位偉大的具有世界影響的戲劇家，決定出版根據他的原本來改編的劇本。

關漢卿一生辛勤的创作，和不斷舞台實踐，写下了60多個劇本。因為他面向當時的下層社會生活，了解勞動人民遭受迫害的情況，所以這些劇本真實地反映了舊社會的面貌。他的代表作都具有鮮明的人物個性、生動活潑的民間語言；而且一致歌頌了人民大眾向黑暗的封建勢力的反抗，表現出我國人民的堅強的鬥爭意志。

現代的許多地方戲劇，如京劇、川劇、湘劇、梆子……都有根據關漢卿原作而改編演出的傳統劇本，象《竇城冤》（即《六月雪》、《羊肚湯》、《金鎖記》）、《單刀會》這兩本傑作，從元代以來一直盛行到現在，很多地方劇種有這個戲，為大眾所熱愛；《五侯宴》、《智斬魯齋郎》和《謝天香》我們編選的是新近的改編本。

北京寶文堂書店編輯部

前 記

这本《竇娥冤》是程砚秋同志生前的演出本，也是程砚秋同志一生中最后亲自修改的一个演出本。

为了紀念我国十三世紀偉大的戏剧家关汉卿，今年二月間我們打算出版程砚秋同志的这个演出本，并請他亲自校訂，当时他正在日以繼夜的忙着出国的准备工作，本来沒時間进行这次工作，但他却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每天在深夜十二点以后修改这个剧本，結果提前改完了。在这个剧本改完后不多几天，就因病臥倒，与我們永別了！

从这个剧本的修改中，我們可以看出程砚秋同志对党的艺术事业、对广大人民的高度負責的精神，和他在艺术上不断追求革新和进步的精神。他对这个戏的修改很認真、很細致，而且在重要情节上有所改动。过去京剧一般的演出本，某些情节本来是多按《金鎖記》的路子的，最后竇娥并未被斬杀，可是程砚秋同志在后来的演出中，尤其是这次修改中，为了增强这个戏的悲剧气氛，激发人民对过去統治階級的憤恨，竟毅然決然的吸取了关汉卿《竇娥冤》竇娥被斬的結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砚秋同志对关汉卿的原作的尊重。現在我們为了紀念我国古代戏剧家关汉卿，也为了紀念我国現代的这位偉大的戏剧家程砚秋同志，我們除了将这个剧本出版外，并选刊了他所修改的手稿一頁，以資紀念。

編者 1958年4月

人 物

四軍士	中 軍	竇天章	蔡昌宗
竇 娥	蔡 母	張 母	張驢兒
盧當桓	众邻居	四衙役	二班頭
胡里圖	蔡 婆	四校尉	四兵士
劉子手			

第 一 場

“水龍吟”牌子，四軍士、中軍、竇天章上。

竇天章 （引）奉命出朝堂，秉忠心，扶保君王。（入帳，詩）

明鏡高懸照万方，
丹心一片保朝堂，
蕭何昔日曾造律，
哪個敢犯法王章。

老夫，竇天章。大明嘉靖為臣，蒙聖恩放我江浙巡按，一路上代理民詞，恩賜上方寶劍，先斬後奏，此去江南衣錦還鄉，借此探望女兒竇娥，中軍！

中 軍 有。

賈天章 吩咐外廂開道！

中 軍 外廂開道！

賈天章上轎，“一江風”牌子，同下。

第 二 場

蔡昌宗上。

蔡昌宗 （唱西皮原板）

幼年間父早喪秉承母訓，

每日里對寒窗苦讀書文；

願今科鄉榜上功名有分，

慰高堂與娘子光耀門庭。

小生，蔡昌宗。不幸爹爹早年亡故。老母吳氏，我妻賈氏，倒也賢惠。今乃大比之年，理應進京赴試。只有老母在堂，不敢遠離，不免請出母親商議此事。——啊娘子，摺扶母親出堂來呀。

賈 娥 （內聲）有請婆婆出堂。

賈娥、蔡母同上。

蔡 母 佳兒佳婦承歡笑。

賈 娥 每日侍奉白髮親。

蔡昌宗 娘子，母親孩兒拜揖。

蔡 母 罷了。兒啊，請出為娘有何事情？

蔡昌宗 兒意進京求取功名，怎奈老母在堂，不敢遠
離，為此請出母親商議此事。

蔡 母 求取功名事大，为娘不拦阻于你，况且你妻颇
为贤惠，侍奉为娘料然无事的了。

實 城 官人只管放心前去，有我侍奉婆婆断无差错。

蔡昌宗 有累娘子。

蔡 母 只是我儿一人前去，为娘放心不下，有人随你
前去才好，唤張媽媽前来。

實 城 張媽媽快来。

張母上。

張 母 忽听少奶奶唤，急忙問根源。老夫人叫我，有
什么事吓？

蔡 母 大相公意欲上京求取功名，他一人前去，我放
心不下，命你子駙儿伴同前去，我也就放心了。

張 母 哟，是这么回事。待会我告訴他就是啦。

蔡 母 如此甚好。

張 母 好，我去教我們駙儿收拾收拾去。

蔡 母 儿啊，我們去到后面收拾收拾。正是。且喜我
儿求上进，

蔡昌宗 金榜题名慰母心。

同下。

第 三 場

張駙儿上。

張駙儿 啊哈！

小子生來本姓張，
賽娥長得真漂亮。
只是聞香不到手，
急得我心裡竟痒痒。

我張駝兒。從幼小我爸爸就死了，我媽在蔡府佣工，我在那兒幫閒，每日在外頭是吃喝嫖賭無所不為。我媽哪，也管不了我，可是我媽哪也不作正經事，我亦老大不小啦，她也不給我說一個媳婦。我們這兒的少奶奶名叫賽娥，嘿，長得是別提多好看了，只要她跟我說一句話，真教我三魂渺渺，四肢無力，五臟子六腑，我七竅全塌啦，我……哎呀！也不知怎麼啦，我瞧見她我心裡就痒痒的抓撓。我就想這個蔡相公也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他就會有那樣的艷福，我怎麼就沒有那造化哪！我老想把書呆子害死，把賽娥算計到我手裡頭，可又沒有好主意，等我媽回來，我問問她有什麼好主意沒有。

張母上。

張母 駝兒！這孩子也不知在家沒有。——喝，在家哪，你回來啦！

張駝兒 呵。我可不是回來啦嗎。

張母 你這個孩子怎這麼撇呀。

張駝兒 呵。老不給娶媳婦嗎！

張母 你簡直成啦媳婦迷啦。

張駝兒 您上那啦？

張 母 剛才老太太叫我。

張駙兒 叫您干嘛呀？

張 母 叫我當然有事嚟。

張駙兒 您瞧見竇娥沒有哇？

張 母 瞧見啦。

張駙兒 她問我了沒有哇？

張 母 她問你干什么？

張駙兒 她不是，她叫我想的我心里难受哇！

張 母 唉，你还提哪，你，你的机会来啦。

張駙兒 什么机会吓？

張 母 刚才老夫人跟我說，那个書呆子要上京赶考去！

張駙兒 他上京赶考，有我什么事呀！

張 母 哎，怎这門糊涂，少爷要是做了官，你亦跟着
沾了光，何愁沒媳婦呀。

張駙兒 哦，他要赶考叫我跟他去呀。

張 母 明日就动身。

張駙兒 嘿，好。有主意。

張 母 有什么主意？

張駙兒 媽，您想使喚儿媳婦不想啊？

張 母 想吓，哪有哇？

張駙兒 有現成的媳婦。

張 母 哪儿哪？

張駙兒 就是蔡相公的媳婦竇娥吓。

張 母 人家是秀才的媳婦，怎么能归你呀？

張駟儿 明儿我跟他搭着伴一块走，头路有道淮河，我把他請下馬來，抽不冷子我把他推到河里头，回来您給她們送个信，就說他失足落水而死，老夫人一着急亦得眼猴，我再算計竇娥，何愁不归我呀。

張 母 嘿，你要害人哪，阿弥陀佛！

張駟儿 您說这年头，嘴里念佛心里想害人的主儿可多得很哪。

張 母 想不到吓，你这么点个岁数倒有一肚子害人的心哪！

張駟儿 不会害人还称得起阴谋家嗎。

張 母 可是这么着，你可办严密着点呀！

張駟儿 嘿，您放心得啦。您等着使唤儿媳妇吧。正是：

張 母 心怀鬼胎把京进，

張駟儿 母子定計要害人。

張 母 害人哪。

張駟儿 嘿，您别嚷啊，收拾行李去。（下。）

同下。

第 四 場

蔡昌宗、張駟儿上。

蔡昌宗 （唱搖板）

求取功名京都进，

哪怕戴月与披星。

但願此去名有份，

張駱兒 相公！

蔡昌宗 （接唱）不走想必有原因。

你為何落后？

張駱兒 相公，兩條腿跟着四條腿兒走，那能快得了。

您瞧天多熱呀，咱們下牲口河邊涼快會兒怎麼樣？

蔡昌宗 是啊，我們稍息片時再走。（下馬。）

張駱兒 相公，走，你看這水多清涼呀！

蔡昌宗 你來看，此處好一派風景也！

張駱兒 不錯，這兒是又涼快，又好看。您瞧！您瞧那兒來了條大魚。

蔡昌宗 在哪裡？

張駱兒 就這兒——你給我下去吧。（推下）呦，我把你這畜牲子，你還有心腸瞧魚哪你！這下把你送回老傢啦，得了，人是害了，回家呀給她們送個信去，那老柳子一着急一定活不了，慢慢再算計他媳婦——這還有他一匹牲口，我把它賣了，當路費、做賭本，回去送信去。正是：休怪我心狠，只為美佳人。得啞哦呵。（下。）

第五場

寶娥上。

寶娥 （唱西皮原板）

我官人一心要揚名显姓，
因此上跨征鞍千里长行；
为什么一陣陣心神不定，
盼夫君得中了及早回程。

張母上。

張母 哎哟可了不得啦，少奶奶大事不好啦！
賁娥 何事惊慌？
張母 駝儿跑來說相公路过淮河，摔在河里給淹死啦！
賁娥 你待怎講？
張母 摔在水里淹死啦！
賁娥 哎呀！（唱西皮倒板）

只望金榜题名姓——

（叫头）相公，我夫！喂呀呀……（接唱散板）

誰知已赴那枉死城，
淮河之下喪了命！——
我的夫呀！

蔡母上。

蔡母 啊！（唱散板）
媳婦啼哭為何情？

賁娥 （叫头）婆婆啊，适才听張媽媽之言，張駝儿
回來說道，我官人行至淮河失足落水而亡了。（哭。）

蔡母 你待怎講？
賁娥 失足落水而亡！
蔡母 哎呀——（唱散板）

听說姣儿喪了命，

(叫头)昌宗。

寶 娥 官人。

蔡 母 我儿。

寶 娥 哎呀官人哪!

蔡 母 (接唱)怎不教人痛伤情。

哭一声，昌宗儿啊! 小姣儿吓啊……我
的儿吓!

扫头，蔡母吐血，寶娥搀下。

張 母 (原場)哈哈，这一下可好啦。小的哪，是死
啦，这个老梆子一听说他儿子死啦，急得也吐了
血啦，我看她八成也活不了几天啦。哎，我說寶娥
吓寶娥，再过两天，你呀就是我的儿媳妇啦，我就
是你的婆婆啦。

寶 娥 (內声)張媽媽。

張 母 啊。

寶 娥 我婆婆想吃羊肚湯，你去快快买来。

張 母 哎，是啦。我的媽呀，吓了我一跳，我当是讓
她听见了哪! 这个老梆子要吃羊肚湯，可說我給她
往哪找去呀，这可怎么办哪? 我說駝儿!

張駝儿应上。

張駝儿 思想女多姣，晝夜睡不着。

張 母 你來啦!

張駝儿 媽呀，您叫我干嘛?

張 母 干什么哪，那个老梆子一听说她儿子死啦，急得吐了血啦。她教我给她买羊肚汤去，你说我上哪儿给她买去呀？

張駱儿 行啦，您交给我啦，我给她买去得啦。

張 母 你给买去了？

張駱儿 我给她买去。

張 母 你可快着点。（下。）

張駱儿 我慢不了——这可是我的好机会到啦！这老梆子病了，想吃羊肚汤，趁这节骨眼儿我在羊肚汤里头给她搁点毒药，把这老梆子给药死，剩下赛娥一个人，那她还跑得出我的手心去吗！可是这毒药我哪里买去呀？这可怎么办哪？——哎哟，我想起来啦，我们这儿有个卖耗子药的卢掌柜的，我去找他买包耗子药。毒得死耗子，就能药得死人，对，买耗子药去——哎呀，来到啦，我说，卢掌柜的！

卢掌柜上。

卢掌柜 行医才几年，大胆用凉药，死的治不活，活的治疗死了。谁呀？

張駱儿 我呀，老卢你好哇？

卢掌柜 大爷呀，你好哇？

張駱儿 我好，你可好？

卢掌柜 我也好。

張駱儿 买卖不错吧？

卢掌柜 不错，张大爷跑我这作啥呀？

張駝兒 你瞧，到你這還有別的事嗎，買藥來啦。

盧掌櫃 買藥？

張駝兒 拿包耗子藥。

盧掌櫃 前幾天你不是拿去一包嗎？

張駝兒 你还提哪，前幾天那藥不管事啊。

盧掌櫃 怎么哇？

張駝兒 拿包好的來。

盧掌櫃 好。

張駝兒 拿包加料的。

盧掌櫃 是。

張駝兒 嘿，掌櫃的。

盧掌櫃 給你。

張駝兒 這藥行嗎？

盧掌櫃 吃了就死！

張駝兒 吃了准死？

盧掌櫃 得，你可別害人哪。

張駝兒 胡說八道！

盧掌櫃 你要害人我可得跟你打人命官司呀。

張駝兒 我藥耗子，我害人干嗎呀！

盧掌櫃 給錢！

張駝兒 我拿回去瞧靈不靈，要是靈，連上次那包一塊
給你还不行嗎。

盧掌櫃 上回就沒給俺錢。

張駝兒 一塊給你。

卢掌柜 要一块给俺哪？

張馱儿 沒錯儿，該不下你的。

卢掌柜 想着！（下。）

張馱儿 得，这个药是有啦，回头给她搁在羊肚湯里，这老梆子一吃准死沒活呀，哎哟慢着，——这事还不能讓我媽知道，要是讓我媽知道，她一端羊肚湯的时候，臉上一帶象儿那可不得了，对，不能告訴她。正是：杀人不用刀，方显智謀高。（下。）

第 六 場

寶娥捧母上。

蔡 母 （唱二黄三眼）

叹夫君遭不幸早年命喪，
且喜有昌宗儿侍奉身傍；
实指望我的儿题名榜上，
不料想在淮河一命身亡！
撇下了我婆媳无有仰仗，
倒教我年迈人凄凄凉凉好不惨伤。
叫媳妇捧为婆床榻来上！

寶 娥 婆婆看仔細！

蔡 母 （唱）怕只怕老性命不能久长。

寶 娥 （唱搖板）

婆婆且莫悲声放，

保重身体免忧伤。

婆婆，保重身体要紧。

蔡 母 媳妇。

張母上。

張 母 手端羊肚湯，迈步进上房。哟，老太太，您的病好点了罢。羊肚湯做好啦，您吃点吧。

實 娥 （接过）婆婆请用。

蔡 母 待我用来。

張 母 对了，您想开着点吧！多吃点吧。

蔡 母 （闻）腥气难闻，哪里吞吃得下。拿了去吧！

張 母 您喝点湯！

實 娥 婆婆少用些吧！

蔡 母 待我用来。

張 母 您想开了，少吃点吧。

蔡 母 腥气难闻得紧，难以用下！我不用了，拿下去吧。

實 娥 婆婆不用，張媽媽你拿了去吧。

蔡 母 是啊。

張 母 ——这老梆子真要死啦，这么好的羊肚湯她都吃不下去，拿来我把它吃了吧。（吃）哎哟真香啊！这老梆子没有多大远限啦，这是我的口头福，我把它吃了得啦。（吃）还有点湯把它喝了（喝）真香啊！（肚疼）哟！我怎么肚子疼啊？哟，我怎么肚子疼啊？哎哟，我肚子疼啊！（念扑灯蛾）

霎时腹内似刀扎，似刀扎！